

資平自選集

著者自題

文煥

上海樂華圖書公司出版

紅
海
棠

一

閩北區西北隅的初冬的一晚上。

在瓦礫場的間隙裡疎生着的雜草也漸次乾枯了。

西北角上尙殘存着半壁的泥牆，牆脚下像有四五隻蝙蝠般的動物在蠕動。白天裏，在這路口上也有不少的行人來來往往。但一到夜裏九點鐘以後，便森森的有鬼氣，行人絕跡了。在這附近只是一片黑暗。

『老二！』

在半壁的土牆下，忽然發出一陣的咳嗽。

『啥事體？』

『怎麼今夜裏冷了？』

『今晚上連星子都看不見幾顆，恐怕要下雨了。』

『那末，我們明晚要另外找地方了。』

『莫看輕了這個地方。老底子是一家大米店呢！』

『在這堆瓦礫的下面，恐怕埋着不少的銅鈿……』

『說不定也有洋錢啊。』

『明天我們花半天的工夫翻翻看。』

『阿李，到那兒去？』

『解手去。』

『×他的娘！你走路是怎樣走法的呀？』

『做什麼？』

『×他的娘！踏了我的手。』

『對不住……了。』

又是一陣的咳嗽。

『起風了喇。』

『我們的世界快完了！』

『我們的世界早完了！』

一個悲楚的聲音。接着又有一陣的歎歎的啜泣。

『算了，修二嫂。誰不是遲早有一趟的。和尚仔如果沒有死，此刻還不是活受罪？不餓死也要凍死……再過個把月，要下雪了吧。』

一個老年人的歎息的聲音。

『還是住在租界裏的舒服啊。我們沒有錢的，只好住在中國街路裏遭殃。』

『打仗已經把我們的家打完了，索性和東洋鬼持久的拚一拚也好。怎麼勇敢的兵士們又不打仗了？』

『有錢的人禁止住他們不許打。再打仗，住在租界裏的人也要遭殃了。』

『啊！我的可憐的兒啊！』

『修二嫂竟痛哭起來了。』

『吵什麼！給警察聽見了，走來干涉，看你今晚上還有地方睡覺？』

這是修二嫂的丈夫叱她的聲音。但是修二嫂更高聲的哭起來了。

『討厭的東西！』

老二也沒有法子奈何他的妻子般的，只是罵了這一句。

『老二像鬼窟般的這個地方，警察伯決不會來光顧了的。一個人不怕死了，還怕沒地方睡覺麼？讓她哭吧。悶在心頭比什麼還要痛苦。她是因為對不住她的小孩兒才哭的。的確我們窮苦人都是對不住自己的小兒女喲！』

『我說你不要叫她離開穆公館的。穆公館的事多好呢。你偏要貪那東洋人家裏多給她的三四塊錢……』

老二沒有話回答，又看不見他的顏色。大概他是含蓄着有無窮的憤恨。

『東洋人固然是壞透了。穆公館的少爺，聽說也不是好東西。』

『不管東洋人，中國人，有錢的人總不是好東西。×他娘！古人說的話一點不錯，飽食思淫慾……』

最初是小學教員，其次當大學教員休息室的茶房，到後來沒落到當推小車的車夫，到了現在，——淞淞戰役之後的現在，連小車子也沒有得推的何泰生，似乎比這一羣中的任何聾片（Lunatic）有點見識。

『那些有錢人，看他們住在租界裏，能夠快活到什麼時候！……』

『我們什麼都不要管了。只要能夠從這個貧苦的深淵裏爬出來，什麼都願意幹了，殺人，放火，當亡國奴……啊！今夜裏真是冷不過！』

王小六說着，過身起了一陣戰慄。

『我們是給麵包遺棄了的人們，麵包永遠不會光顧了的人們，每天只是向有剩餘的金屑的人家一天討一頓的殘羹餘飯，在飢餓線上彷徨……』

『老何，不要儘說那些文謔謔的話了。說來沒啥用處。我們不需要文章，我們只需要半碗的熱烘烘的稀飯！』

『真的話！我們只是拖延着』一點氣。經了這次的打仗，我們和廢人一樣了，當然找不着生活。作算找着了，也不會做了。』

修二嫂還在啜泣。何泰生想，修二嫂平日是何等天真而活潑的女子，誰也料不到她會這樣地思念她的兒子，誰也不相信這個陰鬱的女性就是二年前在他們社會裏最負聲望的有美人之稱的『紅海棠』。

二

吉弟在十歲那年，便跟着她的父母從高郵鄉間流到上海來了。到上海來後，兩個月，

母親找着了職業，在北四川路的一家人家裏幫工。又過了一個多月，父親也在紗廠裏找着了工作。因為父母都不在家，所以吉弟也就出來，由母親的介紹，在隣近的一家公館裏當大姐兒了。——替東家看小孩子。

吉弟的肌色雖然是微赤，但她的耳目口鼻的配置是具有了美人的資格，尤其是那對雙臉的巨眼，和兩列整潔的牙齒。

雖然是殘羹餘飯，但是富人的殘餘，究比窮人的正餐富于營養。尤其是她的慈母，把數年來的心血汗水，差不多可以說完全是為培養這一朵淡紅的海棠花而耗費了的。所以吉弟的父母的臉色是一天一天的蒼黃，而吉弟的肌色便一天一天的紅潤了。父母的肌肉日見瘦削，而吉弟的肉感便一天一天的發達了。

雖然是在帝國主義者的鐵蹄下討生活，但是沒有半點民族意識的她們，似乎覺得住在租界裏是比住在中國內地舒服。在內地，那有這樣的物質上的享受呢。

『在上海當奴隸比在鄉裏替地主們耕田好啊！』

吉弟的父親常這樣的說。吉弟的母親似乎知道些當富人的奴隸之精神上的痛苦，但一想到在夏天是赤野千里，在冬間是寒風凜冽的鄉間，又覺得還是死在上海好些。

在帝國主義者共管下的上海，如果不發生戰爭，無論在任何時候都是歌舞昇平的。

吉弟總算在上海過了四五年的平安的生活，不知不覺間由幼年轉變為青年了。

青年期的吉弟真是像將要展開的花蕾，那種懷春期所特有的風神，含蓄着有說不出來的神秘的魅力。黑漆般的密髮打成一條光油油的單根辮子，淺藍色的衣服，越顯得她的天生麗質。到後來，那個弄堂裏兩百多家人盡都知道有吉弟這個小家碧玉了。

吉弟十六歲那年四月裏，由一家同鄉的薦頭行介紹到一個在政界上有相當位置的，姓穆的公館裏當大姐兒了。這家公館裏有四五個娘姨，她算是最年小的。她的職務是專門伺候穆家的太太。

吉弟雖然是出于貧苦的農家。但她的父母是個舊禮教的信仰者，所以吉弟也以爲全中國的人民也和她們一樣，在過着真摯的生活。同時她亦迷信在經濟上比她更高級的，在社會上有地位的人們的生活。應當是比她的更真摯，更神聖。

到穆家住了兩個多月以後，她才知道中國上等家庭的生活是那樣的淫亂，那樣虛偽的。她發見了那些黑幕之後，她像從沉夢中驚醒過來。對於那些高級的人物完全失掉了信仰。若不是爲自己的吃飯問題，她早要拔起雙腿，脫離這種污臭的環境了。她深信這些高級人物的淫亂的生活對於她的純潔無邪的精神是一種侮辱，一種威脅。

穆蔚英先生是某部的參議兼××局長。吉弟常聽見隣家的用人說，她的主人不單在上海有家庭，在南京，在天津兩地，也各立有一個家庭。在天津的是老家，由第一個太太坐鎮。穆先生是幾年不回北方去了，只要每年寄兩千多塊錢回去，他的大太太便沒有話說。在上海的第二夫人是他所最寵愛的，也生了一個小孩子，穆先生和第二夫人同棲了

十餘年，又漸厭倦了，新近在南京又娶了第三夫人了。二太太爲這件事差不多和她的丈夫決裂了。

吉弟想，女主人的生活所以那樣的浪漫，完全是由她的丈夫逼出來的吧。每天總有兩三位青年學生來看她，不是在家裏一同搓麻雀，便是一同坐汽車到外面去看戲，吃飯。主人的唯一的少爺名小英，今年滿十五歲了，只是臉色蒼白了一點，不然也可以說是一位美男子。他時時不轉睛地注視吉弟。

少奶奶因爲丈夫在南京有了新寵，她就像對丈夫報復一樣，不十分打理家事，也不過問小英的日常生活了。

她新近又聘了一位專爲她化粧的美容師，每天十點多鐘便來替她化粧。的確，她是三十六七歲的女性了，但是經美容師化粧之後，就像二十八九的美人了。她聽從美容師的指導，每半個月便要用牛乳和香水洗一回澡。洗過澡的，那天晚上，便有一個美少年走

來和她同乘汽車出去，一直到第二天才回來。吉弟計算她的牛乳香水浴，每次需五十元以上的用費。香水約需二十元，牛乳需三十元以上。

在上海頑倦了，便帶着二三個青年，或赴蘇州，或往西湖，一去三五天或一星期才回來。

最使吉弟看見好笑的是，常常有四五個青年爲競爭這個隨員的位置，互相吵起來，吵得非常的激烈。他們有時要求大家一齊去，在旅行地多住幾天。但穆夫人不許可，於是他們便決議用拈鬮的方法，誰拈中了便誰陪她出門去。

『拈鬮也可以。但先要由我圈定兩個。還剩一個由你們去拈鬮好了。』

『你只喜歡N和K！』

一個青年學生不高興，像吃醋般的說。

『N比你漂亮，你知道麼？』

穆夫人不客氣的回駁那個青年。

「那末，K呢？」

「他麼？你猜猜看。」

穆夫人狂笑了。

「他身體強健，是不是？」

那個青年撈着嘴唇說。

「小孩子，你乖乖的等着吧，等我回來了，才請你來這裏多歇幾夜。」

「做什麼？」

那個青年再怨懟着說。

「請你來陪小英頑，教他念書。」

「不願意！」

在上海，穆夫人從沒有帶過鈔票，只是帶一本支票簿和一個圖章出門。但是到蘇州或西湖去旅行，便要準備幾東百元一張的鈔票。問她爲什麼不帶十元的去，她說，重贅了不好帶，並且付帳時一張一張的數太麻煩了，也給人看見那樣吝嗇的樣子，難爲情，還是抽一張百元的給他們，叫他們找回碎票子來方便些。

她打賞茶房，聽說也是頂起碼三五十元，有時候怕麻煩，索性送他們一百元。但是吉弟有點不相信。她想，少奶奶既然是那麼闊，何以不增加她的工資，她做了三個月了，還是每月十五元呢。並且對於家裏的用人非常苛刻吝嗇。

『對於自己的享樂便盡情的豪奢，對於底下的勞役者便那樣地刻薄。真不是個人了。』

吉弟常常這樣想，她看不起她的女主人了。

小英注視她的眼神一天一天的深刻了。才滿十五歲的小孩子，沒有半點青年人所

應有的活潑。他的雙睛周圍都有一輪紫黑色的圈。他雖然說是在某中學上課，但是真的去不去他的母親並不過問的。吉弟也常常看見他拿着一大捆的鈔票走出去。

三

青葉和紅花映進吉弟的網膜上來時，她每一勞働，身上就要微微地發汗，也感着幾分疲倦。

到處都是滿溢着新鮮而活躍的空氣的初夏時分了。她望着這些景色，自然而然地要感歎人生的變幻。但是，大自然的態度始終是那樣地冷漠，只張着一雙清澄的眼睛眺望我們，不冷笑也不悲歎。

——他說，他很願意和自己永久同棲。大概這是出于他的真心吧。不然，當我告訴他

自己不久就要出嫁時，他何以竟痛哭得那樣厲害。他說，他只怕母親干涉，這也當然是他的真話。總之，和他同棲是不可能的。自己和他雖然只差一歲，但在地位上的懸隔，確是計算不出來的那樣大啊！假如，他的母親能承認時，也未常不可以和他同棲的。但是她一定要顧全她們在社會上的虛體面，不會答應我倆的結婚吧。不單不會答應我倆的結婚，恐怕還要加我以一個罪名，——誘惑她的兒子的罪名呢。……其實那個老姨子有什麼資格責備我們？我真不解的就是，這些貴族和有產者的家主婆，何以有這樣淫亂。又那些大學裏的前程浩蕩的青年們也願意來當她們貴族婦人的家畜？修二說，在東洋人的家裏僱用的青年僕歐都是少奶奶們在夜裏，丈夫沒有在家的時候，要使用的家畜，——爲她們排遣情慾的家畜。我最初不相信。現在看來，中國的上流家庭也有僱養家畜的事實。……不想！不想！不想那些事了！想了叫人心裏不舒服！

吉弟對着鏡勻了一回臉，再穿上外出的衣裝，過後，又眺望了一下窗外的初夏的景